

# 帶著書畫去旅行

邱士華

## 「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介紹

電視、電影詮釋的「乾隆南巡」，多半是乾隆皇帝帥氣地帶著兩三個隨從下江南探險、戀愛的故事。介紹「乾隆南巡」的展覽或網站，則多會以〈乾隆南巡圖〉卷，以及《南巡盛典》中對旅行的紀錄為主要材料，提供觀眾對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更貼近歷史真實的認識與想像。數次南巡旅行除了皇帝以外，可能的成員還有皇太后、后妃、皇子、使臣、文武官員等，以及侍候這些人的隨從、僕役、維安的侍衛、兵丁，總人數高達兩三千人，坐騎、馱獸四、五千匹以上，水路所用的大小船隻也要三、四百艘。除了在定點跪拜接駕的官員，沿路也不乏追逐南巡隊伍、期待一睹皇帝天顏的熱情民眾。「南巡」實為陣仗龐大、規模驚人、眾所矚目的事件。國立故宮博物院四月一日推出的「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延續三年多前「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遊歷的單元再擴大闡發，藉本院豐富的乾隆皇帝收藏書畫，以南巡作為一個切面，呈現他如何在賞鑑活動上一展帝王收藏家的實力與個性。期待在宛如旅行側拍的〈乾隆南巡圖〉卷以外，能提供觀眾體驗他在三百年前的旅程中曾經瀏覽欣賞、感動吟詠的書畫收藏，對他特殊的旅行鑑賞方式與藏品的來源，得到更多一點的認識。



### 第一單元「行前準備」

這個開場的單元，除了提供乾隆皇帝南巡之前臣工準備工作的資料外，其實更希望在進入最主要的第二單元之前，先協助觀眾來一場「行前準備」，瞭解組織起

整個展覽的清高宗《御製詩集》以及《南巡盛典》這兩本重要著作。

清高宗《御製詩集》基本上依照寫作時序編排，所以很容易找出每一次南巡期間乾隆皇帝的詩作，並透過詩作的內容瞭

#### 名詞小解釋

【行篋】行李用的箱子。

【翠華】天子儀仗中以翠羽做裝飾的車蓋或旗幟，用以指稱天子或其御用的交通工具。

【駐蹕】暫留居住的意思，為帝王后妃出巡時的專用詞。

【回鑾】外出回返的意思，為帝王后妃出巡時的專用詞。



表一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年代

第一次	辛未年	乾隆十六年（1751）
第二次	丁丑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
第三次	壬午年	乾隆二十七年（1762）
第四次	乙酉年	乾隆三十年（1765）
第五次	庚子年	乾隆四十五年（1780）
第六次	甲辰年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單元二切分出兩個子單元，希望提供觀眾對六次南巡時間、路線以及乾隆皇帝旅遊鑑賞模式的認識。除了標出第一次南巡駐蹕地點，呈現乾隆皇帝大致的旅行路線。（圖五）地圖上也加上第四次南巡回程以運河為主的水路新路線，以呈現前後三次南巡在回程部分的變異。這份地圖盡可能找出當年駐蹕的地點，並配上在該點去回程的第一次駐蹕日期，希望在閱讀此圖時，不但能掌握空間感，同時也能帶出通常為期百日以上漫長旅行的時間感。

若配合展覽摺頁上的「乾隆朝干支紀年表」，可以很方便對照出展件上御製詩的年代（表一），如「辛未」即乾隆十六年，也就是第一次南巡的年份；「乙酉」即第二次南巡的乾隆二十二年，依此類推。第一個子單元在展出南巡所攜畫作之餘，也希望加強觀眾對六次南巡的「時間」印象。因此展件依南巡的次序排列，如第一件作品，即前述乾隆皇帝在四十一歲第一次南巡拿出來題詠的第一件作品—傅晁補之〈老子騎牛圖〉。在說明卡的撰寫上，也盡可能提供有關各次南巡時間的資訊。

第二個子單元，則以「路線」為邏輯，舉幾個南巡途中乾隆皇帝特別喜愛展開畫作的江南景點為例，自北而南順序排列，

解他一路上所思所見。例如《御製詩二集》卷二十二開始，便是第一次乾隆南巡的辛未年（一七五二）元旦開始的一連串詩作。第二十四頁錄有〈題晁補之老子騎牛圖〉（圖一），是南巡出發後首次出現的題畫詩。這件傅晁補之的畫作正藏於本院（圖二），畫幅上留下第一次南巡出發不久後的詩作。根據《御製詩集》所錄他對書畫作品的題詠，讓我們得以掌握他在旅程中賞鑑過的作品。

另一個重要的資料《南巡盛典》，其中除了收錄乾隆皇帝在旅行中寫作的詩文，同時也將他恩賞給行宮、寺苑的匾聯，或是留在各地的書畫作品及其上題識記錄下來，特別是他在行宮或御舟上臨做書畫的資訊更彌足珍貴。其內容更廣泛交代南巡的諸多面向，極具價值。

董邦達的〈西湖十景圖〉卷（圖三），以清宮正統派的畫風，為皇帝標示了西湖周遭五十四個景點，宛若杭州旅行社的駐京代表，賣力地以繪畫廣告、推薦當地景點。由嚮導處勘查繪製的說明，則以各種詳簡程度提供旅程規劃，有些甚至列出當地故實傳說，頗似今日的旅遊指南。〈南巡紀程圖〉（圖四）即為其中一例，將全

**第二單元「乾隆皇帝的旅遊賞鑑」**

南巡行前這許多規劃與準備，相信讓乾隆皇帝充滿期待。他在董邦達〈西湖十景圖〉上的題詩，便有「明年春日駐翠華，親印證之究所以」之句，讓人感覺到乾隆皇帝難以掩飾的期待與興奮之情。

程分段，以圖文簡明標示沿途城鎮、行宮、山川位置。

南巡行前這許多規劃與準備，相信讓乾隆皇帝充滿期待。他在董邦達〈西湖十景圖〉上的題詩，便有「明年春日駐翠華，親印證之究所以」之句，讓人感覺到乾隆皇帝難以掩飾的期待與興奮之情。

分別為金山（文徵明〈金山圖〉）、崔子忠〈畫蘇軾留帶圖〉、無錫（錢穀〈惠山煮泉圖〉）、蘇州（楊維禎〈鐵笛圖〉、錢維城〈畫借山齋圖〉）、杭州（錢選〈三蔬圖〉）。在這些地點欣賞這些畫作並非偶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乾隆皇帝「即景印證」的特殊鑑賞癖好。他常搭配景點，挑選與當地藝術家、名人、故實或風光相關的作品加以吟詠。如第三次南巡在金山寺觀賞該寺所藏的蘇軾玉帶時，記起早已收藏在宮中的崔子忠〈畫蘇軾留帶圖〉。（圖六）此圖描繪的正是蘇軾與金山寺僧佛印說偈輸了玉帶的故事，便「命驛致此圖觀之」，立即要人從北京快遞到江南賞閱。

第二單元第三個重點則希望藉由傅倪瓚〈畫譜冊〉與傅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兩作，呈現乾隆皇帝對若干銘心之作反覆欣賞、重覆題寫的特殊鑑賞習慣。最值得注意的是子明本〈富春山居圖〉。（圖七）乾隆皇帝認定這件畫給「子明隱君」的〈富春山居圖〉才是黃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的真蹟，終其一生寶愛萬分，屢屢題詠，幅中空白處幾無餘地。自第一



圖2 傅宋 晁補之 老子騎牛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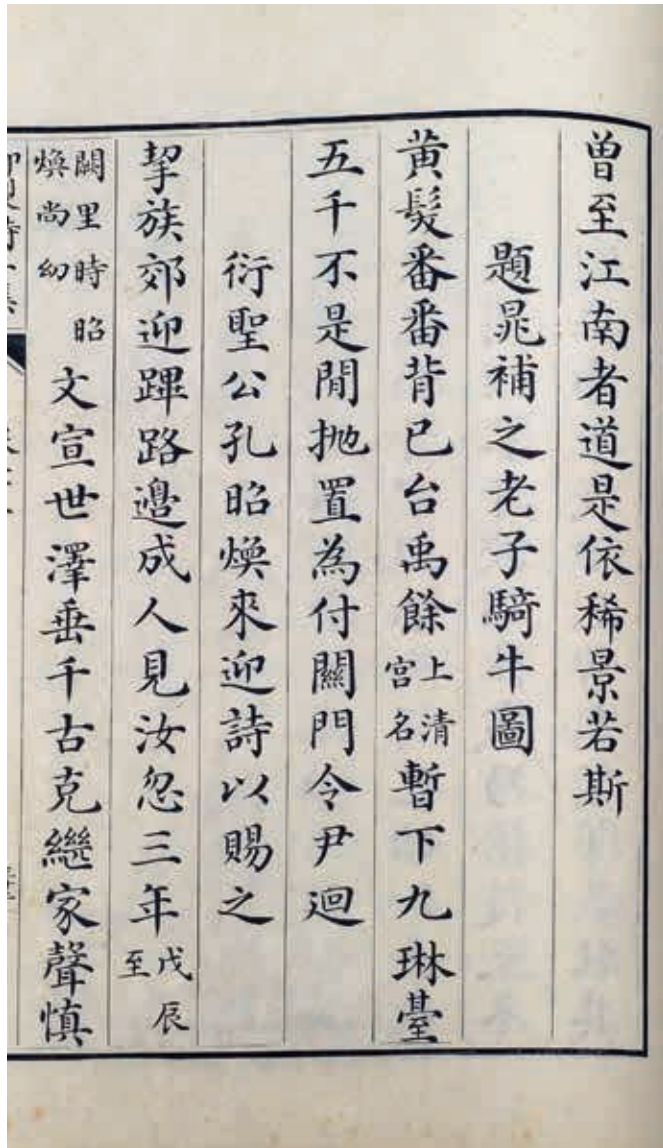


圖1 清高宗 《御製詩二集》收錄的〈題晁補之老子騎牛圖〉題畫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董邦達 西湖十景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乾隆南巡紀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崔子忠 畫蘇軾留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傳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子明卷) 南巡題詠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次南巡前後，便經常與乾隆皇帝到處旅行。每遇佳山勝水，便取出留詠。南巡旅程自然也不例外。他在第六次南巡留下的題識提到：「六度南巡，所歷江山風物，氣象萬千。時展此卷印證，無不契合。」乾隆皇帝雖未親赴富春江遊覽，但總在各地眺望尋覓富春山景，或與圖中相契之景象。除第五次南巡未有題詠，無論在紹興山陰道上、杭州觀錢塘潮、登蘇州靈巖山、訪

南京棲霞山，皆對景留題。若要選擇乾隆皇帝行李箱中最重要的作品，「子明本」〈富春山居圖〉絕對是他一生最親密合意的旅伴。

### 第三單元「行李箱書畫的來源」

這個單元是本次特展的另一項重點。就目前所知，有一部份來自宮中收藏已久

的作品。例如前述的崔子忠〈畫蘇軾留帶圖〉，不但收錄於乾隆十年完成的《石渠寶笈》中，早在乾隆五年，乾隆皇帝已於畫上題詩。又如宋林逋〈手札二帖〉冊，為乾隆三十三年詞臣裘日修購獻的，後來在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時，均帶到西湖孤山欣賞題詠。這些在宮中收藏一段時間的作品進入行李箱的原因相對清楚，通常都與乾隆皇帝「即



圖5 第一次南巡路線示意圖 邱士華、湯燕茹、黃意婷、周維強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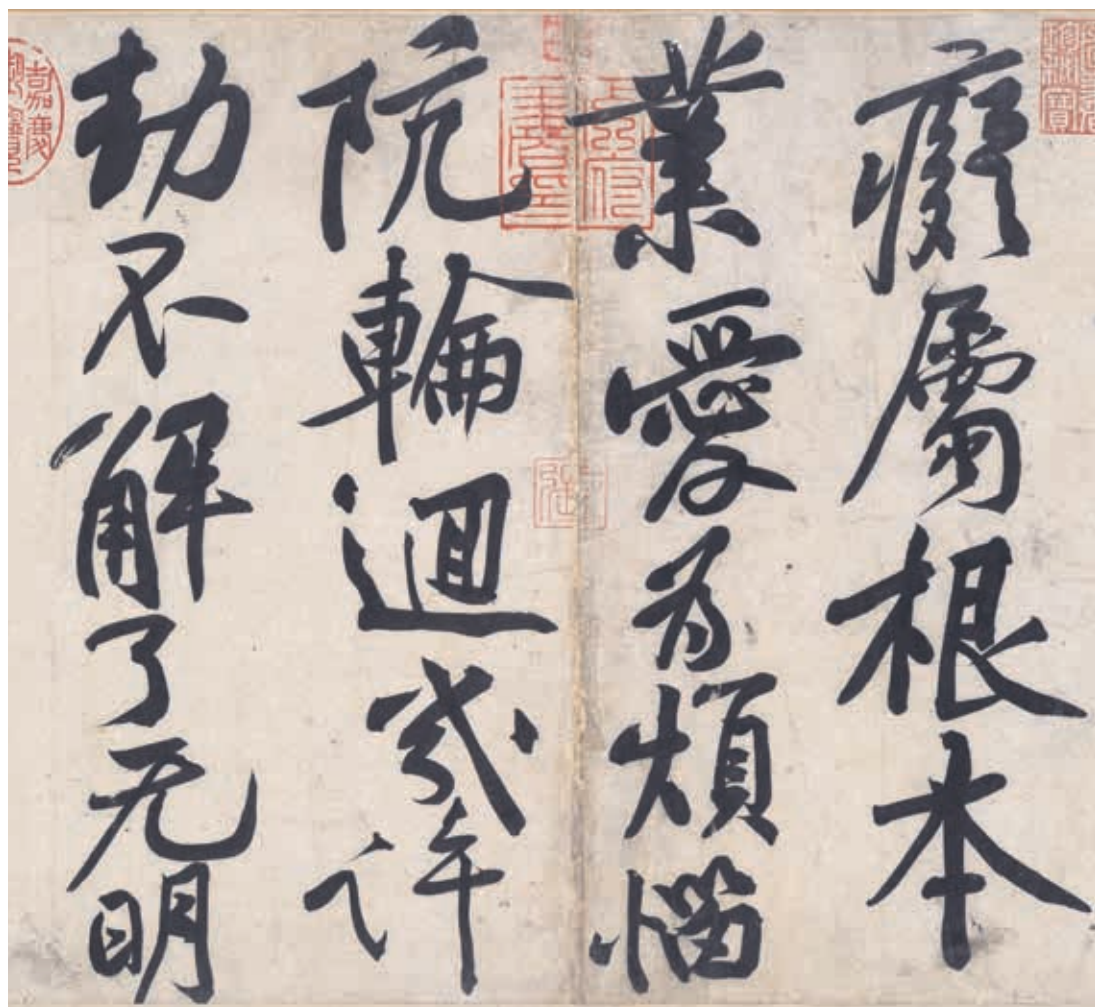


圖9 宋 黃庭堅 書寒山子龐居士詩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傳元 朱叔重 春塘柳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給鹽商於揚州倚虹園摹勒上石。或許此卷即為鹽商獻納，又或者與書題籤的致仕詞臣錢陳群有關。

來源更為清楚的作品如錢維城《畫御製龍井八詠詩圖》冊。（圖十）此冊為錢維城於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第四次南巡時所獻，當時他並非隨行官員，而是以浙江學政身份接駕進貢。這八開圖像不是對著名景點的尋常寫生，而是緊緊依附在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時所作的《龍井八景》詩意之下，出於乾隆皇帝對當地景點的挑選與題詠而形成，是全然以乾隆皇帝為中心的御製詩意圖。

並非所有人都能送禮物給皇帝，除了皇親國戚，通常要是一、二品官員才有資格貢獻，品秩不夠高的官員仕紳，基本上必須透過一、二品的大員轉呈。本次展出了一件由「原任山西大同府革職知府」范瑤於第一次南巡時進獻的《聖駕南巡禮迎曲》（圖十一）十分有意思。這位革職知府極費心思地於乾隆十六年率領族人集唐、宋、元、明詩句，組合出一百首歡迎乾隆皇帝南巡的新曲；每首四句，後註原句朝代及作者。范瑤為宋代名宦范仲淹（九九九）

景印證」的雅好有關，是根據行程刻意挑選的結果。

另由目前僅部分發表的貢單一類檔案，幸運地也可找到一些行李箱作品的來源。如傳元朱叔重《春塘柳色》（圖八），便是詞臣金德瑛於第三次南巡前夕的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進獻之作。或許這是他獻給乾隆皇帝的最後幾份畫作之一。第三次南巡約出發十天後，乾隆皇帝題詠此冊不久，便於二月初三日獲報金德瑛病逝的消息。由《春塘柳色》的例子，可以推測行李箱中也納入了部分官員於南巡前夕新獻、乾隆皇帝未及展開欣賞的作品。

行李箱中的書畫還有另一個重要來源，即巡行時所得的新藏品。如今日列為國寶的名蹟黃庭堅《書寒山子龐居士詩》。（圖九）作品上雖無有關來源的相關題識，但於《南巡盛典》中記錄了清高宗在第二次南巡時，於寶應御舟上臨摹此卷，並自題云：「二十年前愛臨山谷書法，置之久矣。偶得此卷，撫之不見見獵心喜。丁丑春杪寶應舟次御識」。由「偶得此卷」推測，乾隆皇帝應於第二次南巡途中剛得到此卷，難掩興奮地於舟中臨摹。後來他將摹本賜





圖12 清 王炳 畫天平山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山居圖》一類的作品，成為旅行的經常成員，屢次納入行李箱中，跟著皇帝到處去旅行。

而這個單元最主要呈現的則是如杭州聖因寺（十六羅漢像）之類作品，它們被帶回宮中修理、重裝、考訂，並交丁觀鵬臨摹後，又歸還原寺典藏；又或者如董邦達、張宗蒼等人為南巡時創作的杭州與蘇州圖像（圖十二），似乎成為宮廷認可

的地方盛景圖權威版本，在宮中不斷受到複製，留下各種尺寸、不同媒材的版本作為裝飾。

這些搭載著乾隆皇帝題跋的書畫作品，是他南巡旅程的紀念與追憶，反映出獨樹一幟「即景印證」的鑑賞方式，也可讓我們感受到帶著為數不少的書畫收藏跨越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四省水陸來回、甚至依需求隨時從宮中提調特定藏品的帝王

級氣派旅程。這是屬於三百年前乾隆皇帝結合書畫收藏的另類旅遊方式，希望能讓觀眾藉由這個展覽，對旅行得到更廣闊多元的想像，創造屬於自己的旅行方式與樂趣。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一〇五二）後裔，在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捐助千畝土地，延續范仲淹所創的「義田」制度。乾隆首次南巡遊蘇州天平山時，賜范氏別業「高義園」之名，屢屢題詠。范瑤熱忱的歡迎，相信讓乾隆皇帝留下極佳

的印象，在題詠高義園的詩註中，不忘提及范瑤之名。

從這些南巡途中納入行李箱的作品，不僅能更瞭解乾隆皇帝的品味，也可一窺君臣間相互揣摩與回應的微妙關係。



圖10 清 錢維城 畫御製龍井八詠詩圖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第四單元

##### 「離開行李箱後作品的境遇與旅程」

有幸與皇帝一起旅行的書畫作品境遇不一。有些可能連展開的機會都沒有，就回到宮殿裡暗無天日的箱櫃中。有部分可能留在行宮、寺廟中，成為乾隆皇帝賜給地方的南巡禮物。當然，也有如子明本（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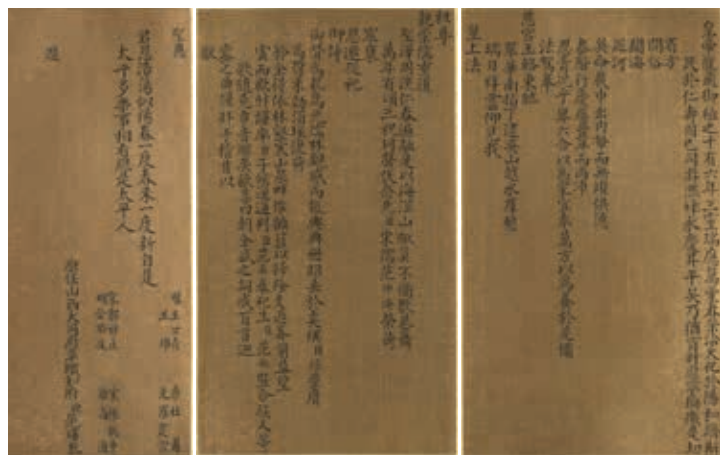


圖11 清 范瑤進呈 聖駕南巡權迎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